

Varieties Mavis Gallant

of

Exile

多彩的
流放的

〔加〕梅维·斯·迦兰◎著 姜向明◎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多彩的流放

〔加〕梅维斯·迦兰◎著

Mavis Gallant

姜向明◎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VARIETIES OF EXILE by Mavis Gallant
Copyright©2003 by NYREV, Inc.
Copyright©2003 by Mavis Gallan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orges Borchardt, Inc. through Bardon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3 by Chongqing Daily News Group Book Publishing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彩的流放 / (加) 迦兰 (Gallant, M.) 著; 姜向

明译.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11

书名原文: Varieties of exile

ISBN 978-7-5624-7746-4

I. ①多… II. ①迦… ②姜…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

集—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6766号

多彩的流放

DUOCAI DE LIUFANG

[加] 梅维斯·迦兰 著 姜向明 译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李佳熙 版式设计: 何海林

责任校对: 刘雯娜 责任印刷: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940 × 1360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45千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746-4 定价: 3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梅维斯·迦兰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曾是《标准报》的记者，后移居欧洲从事专职写作。在游历了欧洲各地之后，她最终选择定居巴黎，直至今日。她的短篇小说最初刊登于1951年的《纽约客》。《巴黎故事集》由迈克尔·翁达杰编辑并作序，由纽约经典书评社出版于2002年。《多彩的流放》是她在美国出版的第十四本书。

梅维斯·迦兰系列作品：

《巴黎故事》

《生活的代价》

《多彩的流放》

目 录

CONTENTS

芬顿家的孩子.....	001
世界末日	043
除 夕.....	055
医 生.....	073
迷失在雪中的声音	097
青春是快乐的.....	111
在零和一之间.....	133
多彩的流放	159
1933	183
择 夫.....	191
云彩之间	215
佛罗里达	225
随它去吧	237
在一场战争中.....	281
音乐派对	311

芬顿家的孩子

一

长长的房间里摆着许多童床，床上躺着没人要的婴儿，诺拉·艾伯特就是在这里第一次看见了尼尔，博伊德·芬顿夫妇的儿子。那孩子才三个月大，可头上都是杂毛，还长了一张像和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联系的老头脸。修女们给他穿上粗鄙、破烂、过肥的长袍和短袜，看上去尤为陈旧。一块粗糙的大尿布用四根大头针别住。他的床——实际上是整个这间婴儿室——闻上去都有股尿骚味和碳酸皂的味道，令人伤心的味道。

诺拉十七岁，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喜欢这些孩子，还是只把他们视为是一个天主教修女的命运的一部分。如果他们一定要被送来这

里，那但愿来的都是些眉目清秀、身上有爽身粉香味、可爱又聪明的孩子。芬顿家的孩子的眼睛是灰不溜丢的，目光呆滞地固定在那里。她心想这是个盲童，他们从没提醒过我。可当她弯下腰来仔细看这孩子的目光是否会发生变化时，她盘在脑门上的黑发披散了下来，她看见那孩子的目光移向了她那渐渐下坠直至把他包围住的鬃曲的黑发。啊哈，他看得见。随后，他的眼睛又回到了先前的样子，如洋娃娃一般静止的目光，双手紧紧地握着。

像个洋娃娃，是的，但不是一个漂亮的洋娃娃：没有一个小姑娘会愿意把它摆在圣诞树下的。一个遭人冷落、忽视的洋娃娃，这个想法深深地触动了诺拉。她把从床上抱起来，期待着——尽管不是十分明确的期待——一具如长毛绒或绵羊毛般柔软的肉身：就像一只小羊羔。可他绷紧的身体表示出抗拒，如一个木刻的士兵，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抽住了。她把他靠在肩头，脸颊贴着他的脑袋，说道：“好了，你真是了不起。你是个了不起的小孩。”除了额上一圈毛发外，他的整个脑袋光溜溜的。他这一辈子，这整整三个月，一定都是平躺在床上的，头发都在枕头上擦落了。

在一排排童床间的狭窄走道上，芬顿先生和一个一半法国血统的加拿大医生闲站着。实际上，阿历克斯·马向德医生也是从芬顿先生所在的蒙特利尔区来的。他们共同的经历就是那场刚结束不久的战争，他们都参加了进攻意大利的战争。芬顿先生似乎对他儿子的状况和处境很满意。（诺拉单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把自己的头发往后撩了撩，以便于让他看清他的儿子。）他似乎对房间里其余的一切毫不在意：六十多个小娃娃，一个挺着个大肚子。十四五岁的姑娘，跪在那里擦地板，还有一个嬷嬷站在一旁，目光紧紧地盯着他们，好像

怕他们抱错孩子似的。那个怀孕的姑娘剃了个大平头。她穿着一件暗褐色的制服，袖管很长，和一条看上去有些刺眼的黑丝袜。她的头一直也没有抬起来。

尽管这是个炎热潮湿的夏末早晨——蒙特利尔的标志性天气，空气湿度很重——他还是穿着三件套的深色西服，连马甲都穿上了，每个扣子都扣得好好的，看上去一本正经。医生戴着一顶巴拿马帽。芬顿先生的西服立领上插了一朵康乃馨，那是他刚才在楼下从献给院长嬷嬷的一束花中摘下来的。他和陌生人打招呼的方式有些鲁莽，但似乎并不惹人厌。嬷嬷们满脸堆笑地欢迎他，全盘接受了这个陌生人和他那自信却蹩脚的法语，以及他身上微微透露出来的男性的邪气。他嘴里的酒气足以使院长嬷嬷当场昏厥（可他却站得很稳），但她或许也会把这看作是男人的自然习性之一吧。

“成了，诺拉！”芬顿先生说，声音似乎没必要那么响吗。“我把小孩交给你了。”

他是什么意思？一个经过培训的保姆此刻应该正在从英国赶来的路上。诺拉是在好意地填补空档，仅此而已。他表现得好像他们是相识多年的熟人，他甚至提议让她直呼他的大名“博伊德”（她假装没听见）。他那活跃的性情似乎在以一种单刀直入的方式，要求女性们给他一种伪装的合作或友情。这是他的需求，不是诺拉的，在她的心底她对这个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她来帮忙是因为她父亲的要求，他认识芬顿先生，可仅此而已。芬顿先生年近三十，是一个已婚男士，一个父亲，好像是个新教徒——另一个族类。

幸运的是，那个穿制服的姑娘和那个护理嬷嬷似乎都不懂英语。要不然她们或许会认为诺拉是尼尔的母亲呢。她可不会做母亲的。她

从不让男性靠近。哪怕她允许他们靠近，哪怕她准备好了要接纳某个男性，这个人也不会是芬顿先生这样的人——典型的盎格鲁—蒙特利尔人，貌似热情洋溢，见面后会说“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可一分钟后会忘记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她对一个可以接受的情侣（意思是指可以成为她丈夫的人）该是什么样子的还没有概念，可对于她要回避的那种男子却有各种各样的概念。就目前来说，它几乎涵盖了所有类型、所有阶层的男士。她母亲所谓的“发生关系”对男人来说意味着黄段子，对姑娘来说意味着羞耻。它甚至在已婚夫妇身上都造成了不幸，除非是像芬顿夫妇那样的人，他们碰巧是有钱人，知道该如何去预防意外的发生，而且没有宗教来限制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当失误确实发生了的时候——也就是尼尔——他们也不会因为缺钱或没有婴儿室的问题而烦恼。然而他们在另一方面却束手无策，没有外人的帮助不会照顾婴儿，正因如此他们把尼尔丢在了这里，让他在生命最初的十二周里与一帮弃儿共处一室。

诺拉一边这样琢磨着，一边温柔地抚摩孩子的背。她不知道他是否能看出她的想法。诚然，宝宝刚来到世界上就有一种察言观色的本领，可一旦他们开始掌握语言的意义，这种本能就会消失。已故的罗莎莉舅妈向她保证过这是真理，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到了该把宝宝从这个臭烘烘的地方抱走的时候了，给他喂食，帮他洗澡，给他穿上新衣服，把他放在一张干净的床上。可这两个男人就像是一场乏味的派对上的客人，好像脚跟黏在了地上无法动身，仅仅是为了想要保持住一份得体的社交礼仪。

诺拉突然想到，他们俩看上去都是一副多情的样子，就像男高音歌手那般多情（“看上去像男高音那般多情”，她父亲这么说过）。

我永远也不会结婚。谁愿意整天看着一张多情的脸。

医生好像听见了她在心底说的每一句话，好像要证明自己还活着，还在关心周围的一切，他第一次朝四下里望了望，说道：“这其中的一些孩子，如果刚出生就夭折了反而对大家都好。”他的英语很纯正，几乎不带任何口音，不过有蒙特利尔法语里那种如歌咏般的节奏感。他是这么说的：“这其中的一些孩子，如果刚出生就……”诺拉对这种特别的调子评价很低。她从小受过双语教育。为了让诺拉说法语，尤其是在她上了一所讲英语的高中之后，她母亲只得假装听不懂英语。我也许不算你们所谓的知识分子，诺拉坚定地这么认为（这样的自信来自她父亲的慷慨赠予），可我说英语就像英语，说法语就像法语。她知道自己不该批评像马向德医生那样的文化人，可他说的话实在太恶劣了。就是国王本人也会留意这句触心触肺的话。（国王，在那个八月的早晨，仍旧是那个乔治六世。）

芬顿先生一大早喝下的烈酒一定已经消耗掉了。他显得心不在焉，还有点上当受骗的样子。是医生那句话的作用。他说了两句告别的话，然后如释重负般地转向那个嬷嬷，给了她一个绽放的笑容。作为回答，她把一张卷起来的文件塞进他的手里，然后对医生酷酷地说了声“Aurevoir”，始终也没有看诺拉一眼。芬顿先生僵硬地站在外面的大厅里。他在向医生和诺拉埋怨：“看看这东西。”

诺拉把宝宝换到右手，但同样还和芬顿先生保持着距离。“是张证明。”她说。

“洗礼证明，”医生说，“他受了洗礼。”

“我知道。不过，这张证明是给‘阿尔芒·艾伯特·安托万的’。她搞错了。你最好告诉他们。”他当然不会用法语来表达他的

不满。

“它们只是这些弃儿的名字，”医生说，“如果孩子的父母不详，他们就会给孩子取两三个教名。我甚至见过取了四个的。‘艾伯特’或‘安托万’可以拿来作姓氏，明白了吗？”

“可这里没他妈的父母不详呀，”芬顿先生说，“是我的孩子。名字叫尼尔·博伊德·芬顿。我一旦打定主意，就永远不会改变。我从不后悔。”可他并没把那张证明还给医生，而是揉皱了塞进口袋。

“没人让你们给他受洗呀。真是多管闲事。”

“他们必须那样做，”医生说，“规定如此。”接着，他用一种想要缓解矛盾的语气说：“尼尔是个好听的名字。”诺拉知道其实这名字是医生帮他取的。芬顿先生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出什么好名字来的，尽管他有足足三个月的时间来给孩子取名。“还有一个名字我也很喜欢。‘厄尔。’还记得厄尔·莱纳吗？”

“对，我记得厄尔。”他们走下一条宽阔的楼梯，三个人走一排。芬顿先生的脸红彤彤的，可能是因为刚才的发作，也可能仅仅因为那套又重又热的深色西装。诺拉本可以表示同情的，但她决定不那么做：你必须忍受无法改变的事实。因为修女们的缘故，她妈妈让她在白色的针织棉裙外面穿了一件长袖的棉衣，还有紧身胸衣和长袜。那条裙子很短，使她的膝盖暴露在外。诺拉拒绝仅仅为了那么一次拜访而放下裙边。她那块小巧的金表是她的姑父和堂兄弟们送给她的毕业礼物，另一只手腕上的蓝手镯则是她姐姐给她的。

提起厄尔·莱纳使这两个男人开始聊起了那场刚结束的战争。她已经注意到他们的战争故事很搞笑。严格说来，它们并不是什么故事，只是一些他们都牢记在心的小事情，他们就这么反反复复地唠叨

着。事实上，那个叫厄尔的家伙闯进了一户意大利农家（芬顿先生实际用的是“草棚”一词），把一张床垫从床上拽了下来。他原本想拿来垫在他的坦克里，让里面更舒服些。一个一身黑衣的女人跟在他身后跑到门口，死死地抓住床垫，嘴里还不停地叫嚷着。没人来帮她，厄尔人高马大的，力气也比她大，还不住地大笑。最后她躺倒在地，用拳头捶着路面。

“那个厄尔！”医生说，口气好像是在说一个顽皮可爱的小孩。
“他什么都敢干，只要是他想干的。还有一次……”

“他是44年牺牲的，”芬顿先生说，“对吗？如果他现在还活着该多大了呢？”

诺拉觉得这个问题很傻，就像一道算术难题，可医生回答说：“大概是23岁左右吧。”马向德医生比芬顿先生大，但比她的父亲年轻多了。他庄严地、有板有眼地迈着步子，像是在参加葬礼。你只须看他一眼，就会明白他是个有老婆孩子的男人。他戴着婚戒，芬顿先生没戴。诺拉不知道芬顿太太和马向德夫是否碰过面。

“厄尔的家人住在蒙特利尔北面，”芬顿先生说，“我回来后去看望过他们。他是意大利人。你知道吗？他从没说起过。”

“我第一次听他说话就知道了，”医生说，“他的英语说得不好。他的口音让我听出他的母语是来自蒙特利尔北部的某种西西里方言。在意大利没人能听得出来，所以他一直说英语。不过，他的发音听上去真的很滑稽。”

“我听不出来，”芬顿先生说，“我以为他就是一个标准的、普通的加拿大人。”

医生刚刚证明了自己是个博学之士。他了解各种不同的语言和方

言，对蒙特利尔的熟知程度也远远超过诺拉和芬顿先生。他可以根据一个人的发音推断出他的出身背景。不，不，你可不能怠慢这样的人，不管他说了什么或接下来可能还会说什么。诺拉已经这样想好了。

他们下了楼，沿着一条灰暗、上过蜡的走廊走向前门，途中经过一个刚刚才腾空出来的礼拜堂。双重门大开着，看得见里面沐浴着阳光的圣坛。芬顿先生那束反教皇的康乃馨（是诺拉心甘情愿地献出来的）插在一只雕花玻璃的花瓶里，呈现出彩虹般的色泽。一股浓烈的芳香伴随着访客们来到了门厅，门厅里摆放着抛了光的家具。

“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吗？”芬顿先生问。

医生脑子里那张可靠的、长长的活动清单上出现了空白。他瞪着墙壁，瞪着一只刻着罗马数字的钟。只有时间是重要的，他仿佛在对自己这么说。诺拉刚好知道那一天，8月23日，是圣罗莎·德·利玛节，可她想不起来圣罗莎的生平事迹了。诺拉的罗莎莉舅妈已经去世，留下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伤心的维克多舅舅。在她的一生里，只要碰上日历上有和她名字相关的圣人（名字里带罗莎的）祭日时就会去行法事：不仅仅是圣罗莎莉，她的祭日是在9月4号，舅妈当然有权在那一天纪念她，还有圣罗莎琳（1月）、圣罗西纳（3月）和圣罗莎·德·利玛（今天）。然而，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今天早晨行了大弥撒的缘故，诺拉觉得自己不该去为连医生都回答不了的问题提供一个答案。

尽管礼拜堂的入口有人看守，为了防止陌生人溜进去，还是有一位年纪比那个看守大得多的嬷嬷走出来目送他们。她就站在大钟的下面，两只手放在一根拐杖上，背挺得像一把直尺。她的眼睛带着一丝蓝绿色的光芒，这样的眼睛常常出现在红发女郎的身上。这

个可怜的老妇人想必也没有多少头发值得夸耀了，即使还留着那么几根也一定是枯灰色的。因为缺少阳光和空气的缘故，修女们的头发掉得特别早。诺拉的姐姐杰拉丁，也有一双蓝绿的眼睛，但瞳仁的四周还没有出现白斑。这段时间，诺拉正想方设法把自己的秀发盘起来，那样就没人会说她的坏话了，而她的头发原本是她身上最令人炫目的特征。她要继续这样做，除非杰瑞回心转意回家来住，并允许诺拉给她一瓶纯白的杏仁油洗发露，之后再醋酸的洗发水漂洗。她需要坐在厨房的窗户前，让晨曦滋润她的秀发，直至每一处发根都重新焕发出活力。

老嬷嬷对芬顿先生说：“您的鲜花使我们的教堂蓬荜增辉。”至少，马向德医生决定这样来翻译她的这句话。要是让诺拉来译，就成了“您的鲜花摆在了我们的教堂里”，可那样说的话可能会显得很唐突，“蓬荜增辉”这个字眼无疑会使芬顿先生觉得更舒服。

“您这么说我很高兴。”他说。他的声音里依旧有刚才说厄尔和床垫的故事时流露出来的那种笑意。诺拉担心他会去拍嬷嬷的脸，或者用什么别的方式把她们窘死，可他只是抬头看了看钟，又看了看他的手表，然后像是在舞台上一样鞠了个躬——不是嘲弄，只是为了表示他不习惯教堂这种地方，而且可以用一种姿势来达到这种效果。大钟半点报时：12点半。这个时候他们本该已坐在芬顿先生的家里，和他的妻子及岳母柯洛普斯多克太太共进午餐了。此前从未有陌生人邀请诺拉去他家用过饭。正是这种令人激动的好客行为让她戴上了白耳环、穿上高跟鞋，戴上她姐姐给她的手镯。

大街上，正午的骄阳刚开始把他们震得都闭了嘴，但随后宝宝发出了一声低吟——这是他第一次给诺拉传递消息。“我知道，”她对

他说，“你饿了，你热死了，你需要好好洗个澡。你不喜欢被人抱来抱去。（一时间，她看见他的发丝分开了，处在被俘虏和被拯救之间的状态。这想法太复杂了，没头没尾的，她放弃了这样的想法。）你还把自己给弄脏了。事实上，你臭气熏天。没关系。我们会把一切都搞定的。”为了使他安静下来，她把自己的一根手指放在他嘴边让他吮。与其让他哭出病来，还不如让他吞下点小小的细菌。芬顿先生的车停在街角的阴凉处，走过去没多长的路。

“诺拉没有战争的记忆，”他对医生说，但其实是对着她说的，看来他又要开始那个战友的故事了。“她那时一定还在摇篮里。”

“我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她说，想要以此让他打住这个话题。

“哦，没错，对啊。”他的语气听上去像是在表示遗憾，其程度就和他对任何事物所能感觉到的遗憾一样。

医生整了整他的巴拿马帽，弄了三次终于才找到了满意的角度。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摆出一副镇定的架势——非常牢靠。没有任何事物能把他击倒。而诺拉的父亲则像一片枯叶，又瘦又轻。医生说：“我还喜欢另一个名字，‘戴斯蒙德’。”

“戴斯什么？”芬顿先生问。他费劲地脱掉了外衣和马甲，把它们扔在后座诺拉旁边的位子上。他那朵白色的康乃馨掉在了地上。医生还保持着整齐的装束，连纽扣都没有解一颗。“戴斯·巴特勒吗？”

“他娶了个英国姑娘，”医生说，“不记得了吗？”

“怎么会！我还是他们的侯相呢。她老是哭哭啼啼的。她名叫贝丽尔——不对，是布兰达。”

“对了，她怀孕了。”医生说。

“她急急忙忙地逃回了英国，”芬顿先生说。“加拿大的纳税人不得不为把她给弄回来的费用买单。没人知道她回家的盘缠是从哪儿弄来的，甚至连戴斯都不知道。”

“戴斯向来什么都不知道，他从来不知道他本该知道的事。他只知道她比他最后一次见到时胖了许多。”

“她回来时已经怀孕了，”芬顿先生说，“四五个月了。当时戴斯已经回加拿大六个月了，所以……”他把注意力转到诺拉身上：

“你老爸去过海外吗，诺拉？”

“他这么想过。”

“然后呢？”

“他当时已经39了，还有两个孩子。他们对他说他还是继续他的工作更有用。”

“我们也需要市民吗，”芬顿先生宽宏大量地说，“两个，你说？雷有两个孩子？”

“还有一个是我姐姐，杰瑞——杰拉丁。她现在是个见习修女，在北边的劳伦廷斯。”

“哪里？”他调了一下后视镜的角度，那样就能看见她了。

“在圣杰罗姆附近。她正在修行成为修女。”

这句话让他一时无语了。医生伸出手来，把镜子往相反方向扳了扳。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宝宝的嘴里开始吐出恶心的、黏糊糊的东西，她不得不用他的长袍边角给他擦拭。他没带行李——连备用的尿布都没有。他们摇下了前窗，可吹进来的风也没什么劲道，车里还是有一股暖烘烘的金属味，丝毫也不能缓解尼尔身上的气味。

“后面的窗户要打开吗？”芬顿先生问。